

我是杭州人

60年我们这样走过

陈一辉 主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WOSHI HANGZHOU REN

我是杭州人



60年我们这样走过

陈一辉 主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杭州人:60年我们这样走过 / 陈一辉主编.

— 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9.11

ISBN 978-7-213-04156-3

I.我… II.陈… III.社会生活—史料—杭州市—

1949~2009 IV.K295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3983 号

书 名	我是杭州人 ——60年我们这样走过
作 者	陈一辉 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集团网址	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://www.zjcb.com
责任编辑	周为军
责任校对	张志疆
封面设计	王 飞
电脑制版	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2
字 数	34万
插 页	2
版 次	2009年11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3-04156-3
定 价	4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序言

弥足珍贵的经历

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 叶 明

60年前,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了“三座大山”,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;60年里,我们的人民用双手建设了伟大的国家,中国人民走进了新时代。

60年,一个人已经老了;60年,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越发年轻。

在新中国60华诞来临之际,杭州解放60周年之时,市文联、市作协将视线越过英雄、模范、标兵;用焦点对准你、我、他——我们身边的普通而平凡的杭州人,以这些与祖国命运和家乡的发展休戚相关的故事,奉献给这一盛大的节日。

普通人的经历、感受,普通人的真实人生,汇集起来,就是大千世界,就是新中国、新杭州的成长经历。

这些人选自各行各业,有工人、农民、军人,有律师、警察、教师、医生、记者,有南下干部、居委会主任、围垦战士、文艺工作者、体育明星,有企业家、个体户、打工者、小保姆,收藏家。有即将成为历史的名词:外调、知青、潮头鱼、大三线,还有当下最鲜活的职业:猎头、保镖、涉外导游、维和警察、网络创业者。

这些人取自不同年代,每个人的故事都合着时代的节拍:



20世纪50年代的解放、理想、青春,20世纪60年代的建设、革命、激情,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、复苏、起航,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、开放、探索,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、崛起、腾飞,新世纪的创新、接轨、和谐。虽然没有强调这些关键词,但它们融在不同人生的历史长河中。他们合着共和国的步伐,走过这不同凡响的60年,付出一路艰辛和努力,留下一路微笑和叹息。

他们当中,或许有你熟悉的名字:企业家冯根生、鲁冠球、宗庆后、马云,运动员楼云,优秀市民丁云川……

更多的人,你不曾听过他们的名字,但他们就像你的同事、邻居、朋友,或者就像你本人,你们的经历如此相同,你们的命运何其相似!可以说,我们都是体味艰辛、历经坎坷的一代,也是经历了翻天覆地迎来幸福和谐的一代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10月1日于杭州

目 录 CONTENTS

50年代

解放 理想 青春

- ___ 2 学徒 口述:冯根生 整理:戎国彭
- ___ 10 革命妈妈 口述:王建民 整理:叶 蕾
- ___ 19 治保主任 口述:杨秀珍 整理:曹晓波
- ___ 27 奎元馆的女儿和官巷口人家 口述:陈兰棣 整理:莫小米
- ___ 37 新安江大移民 口述:童禅福 整理:韩 斌
- ___ 46 人民公社大食堂 口述:朱柏山 整理:益 水
- ___ 52 万民参与除“四害” 口述:励佰铨 整理:高元法

60年代

建设 革命 激情

- ___ 60 我家高老太 口述:斯 念 整理:林 之
- ___ 69 大三线 口述:石师傅 整理:曹晓波
- ___ 75 出入无人区 口述:赵家驤 整理:陈 青
- ___ 84 外调 口述:老 高 整理:曾琦琦
- ___ 93 迷离失落的青春岁月 口述:王秋杭 整理:廉 声
- ___ 102 工人老大哥 口述:胡师傅 整理:蒋思荃



70年代

转折 恢复 起航

- 110 脑袋+口袋:企业成长的两个支点
——鲁冠球先生访谈录 鲁冠球 李向阳
- 120 我所经历的 1976 袁 敏
- 137 样板戏和我 口述:宋家明 整理:何晓原
- 143 一个人的法语 口述:朱佳强 整理:曹晓波
- 152 抢潮头鱼 口述:潘张兴 整理:高元法
- 160 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 口述:傅上伦 整理:韩 斌

80年代

改革 开放 探索

- 170 徐传化:我喝头口水 口述:徐传化 整理:陆亚芳
- 180 1986 的长崎之行 口述:寿雨农 整理:曾琦琦
- 188 跳马王 口述:楼 云 整理:姚仲三
- 196 杭城活地图 口述:钱益知 整理:林 之
- 204 挂职干部 口述:老 李 整理:任为新
- 212 求学之路 自述:寿文颖

90年代

复兴 崛起 腾飞

- 222 娃哈哈的几桩大事 口述:宗庆后 整理:廉 声
- 229 我在东欧做生意 口述:周泽淦 整理:韩 斌
- 238 拆迁 口述:宇建军 整理:任为新
- 246 银行行长 口述:刘毓钧 整理:许丽虹
- 255 从农民工到医生 口述:王南山 整理:曾琦琦
- 264 古玩家 口述:胡耀明 整理:邹滢颖
- 272 法不容情 口述:谓 平 整理:林 之

- 282 印象马云 杜 平
- 287 杭州市民丁云川 口述:丁云川 整理:林 之
- 298 猎头 口述:洪文祥 整理:真 柏
- 306 涉外导游 自述:kjell
- 315 保镖 口述:冯耀阳(Rocky) 整理:金一铮
- 324 我是维和警察 口述:王之达 整理:任为新
- 332 钟点工 口述:蔡红梅 整理:任为新 徐致景
- 341 二次插队 口述:钱万强 整理:戎国彭



WO SHI
HANG ZHOU
REN

50年代

解放 理想 青春

1949年,对于杭州人来说,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首先,陆续出现许多新名词,如革命、解放,随后是抗美援朝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思想改造等,每一个新名词都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。与从前的改朝换代不同,这次政权更迭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,变动也没有随着新政权建立而结束,而是逐渐深入地展开。

天很蓝,风很清,人们用一种充满朝气的态度来迎接新时代。

一些方面的发展,好得出乎意料,志愿军在朝鲜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败了,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援助下得以实施。那时还没有归入杭州的新安江,开始建设大坝和水电站,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故乡,被安置在陌生的地方,那时人们几乎没有怨言,都觉得为了国家发展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值得的事。

就是再怎么有名的名人,也得从学徒做起的,比如冯根生。冯根生做学徒的那一年,刚好是1949年,这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始,在青春和理想的浪潮中,年轻的冯根生最忘不了的就是胡庆余堂那一块牌匾上的两个大字——戒欺。

学 徒

口述 冯根生 整理 戎国彭

14岁,现在的伢儿恐怕还撒娇问爹娘要这个那个呢,我小学毕业第四天,就进胡庆余堂当学徒伯伯了。

穷人的伢儿早当家啊——你想想看,八个人一大家子,父亲病假3年了,旧社会,又没工资劳保的,兄弟姐妹四个,我老大,我不去挣钞票,这份人家还有啥办法?

1949年1月19号,这日子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,一家老小一个老早全都爬起,母亲特意给我烧了碗平常根本吃不着的鸡蛋面。要走了,我套上长衫,这是我平生头一次穿长衫,心里头一阵发紧——我是大人了。那长衫又长又大,穿在身上好比苍蝇套豆壳,母亲考虑到我还要长身体,留出了不少尺寸。

从屋里到胡庆余堂不过三四百米路,我跟母亲搀着79岁的祖母,一边说一边走,走了总有20分钟。祖母叫我要撑牢,要争气,不要怕吃苦,不好做回汤豆腐干的。

祖母是小脚,走路不方便,但硬要送我到店门口。我后来才晓得她昨天一夜头没困着。我是从小困在祖母脚后头的,这一去,学徒三年不回家(以后这三年里,一年到头只有年初一下午

放假半天好回来探亲，中饭吃过回来，要赶回到店里吃夜饭的），你说她老人家会不会不伤心的？会不会不哭的？会不会不送的？

……我没哭，不过眼泪水是涌上来的——我生来脾气硬，不哭的。

到了那堵高墙下面，到了胡庆余堂店门口，祖母反反复复关照：做事一定要认认真真，做人一定要规规矩矩。

哦，这句话含意太深了，我已经用了54年，现在还受用不尽。

父亲领我进去，拜过经理拜师傅，拜过师傅拜财神，要叩九个头。后来经理领我到后厅，手往墙壁上指指，说：仔细看看。这是胡庆余堂最重要的宝匾。

是一块匾，有两个大字“戒欺”和一篇短文章。胡庆余堂我以前来过好几趟，大大小小的牌匾也见识过不少，还从大人的嘴巴里晓得不少典故，但这块匾，我确确实实是头一回见到，是胡雪岩的真迹。经理跟我讲了其中的道理，讲“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”，如果欺诈是要天打煞的。这虽然有唯心的成分，但十四五岁的年纪吸收特别快，要好要坏都看这辰光，如果这时候烙下烙印，以后碰到这类问题就特别敏感，不大会越轨。我做学徒的头一课，就是诚信教育。举几个例子，冬天半夜里病人来急诊配药，化痰平喘有一味鲜竹沥，做学徒的瞌睡懵懂爬起来，要用大的淡竹管现烧现烤，方子上写着“淡竹沥三两”，你掺个一两水进去，哪个晓得，哪个去化验？可心底里正是有了诚信两字，把它看作天经地义的，不要说你不会有这样的胆子去做，连这样的念头也不会有，就是忍着呵欠、眼乌珠盯着竹沥看它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滴满三两为止！

还有代客煎药。头汁200毫升，二汁150毫升，你好意思耍滑头把头汁倒倒开混充混充？

头汁要用冷水煎、二汁要用热水煎——再用冷水，药一缩药性发不出来的，龙井茶第二焯如果用冷水泡就喝不出香气也是这个道理，你好管它冷水热水随手乱加的？

肠胃药要幽笃笃煎半个钟头，感冒药越快越好，你敢不上心的？

人命关天，你是治病救人的，还是谋财害命的？

现在又大力提倡诚信，浙江还提出要建信誉大省。这是好事。听到这消息，我真当是百感交集——如果大家都能守住“诚信”两字，中国发展得还要快，老百姓日子还要好过，哪里来假药，哪里来毒大米，哪里来瘦肉精？

再说做学徒，真当不是人过的日子，真当苦哇，哪里来快乐的童年呢？一天

做16个钟头。每天早上5点不到就起床，先是扫地，两间院子两层楼，前前后后上上落落一塌刮子统要扫清爽的，而且要从外面往里厢扫，封建迷信啦，生怕把财气扫出去。再嘛，揩柜台、擦桌子、抹桌椅，百眼橱上头的一排排瓷瓶儿、锡罐儿更加马虎不得，不光要擦得照得出人的眉毛，还要顺便检查一下里面的药要不要添足，会不会漏气受潮。这头刚刚忙好，熬稍去打水，服侍师傅洗洗弄弄吃早饭。然后，才糊弄糊弄自己。

趁开店之前这歇工夫再跑到前厅做“早自修”：认药。每天认两种药，色、味、形、产地、功能、保管办法等，开始还好，日积月累越来越难。这胡庆余堂的百眼橱也特别性的，不像一般的中药铺，放药材的抽屉上面贴个标签，啥都没，一抹光的，全靠你死记硬背勤学苦练。3年落来，不就硬邦邦识得2000多种中药了吗？

学徒伯伯是不上台面的，店门一开，我就退到后面跟师兄做“小炒”，洗啦、切啦、炒啦、炙啦、煨啦、煎啦，十八般武艺样样要学会，样样要学精。

吃饭呢，坐乌龟桌的，一桌6个人，我要给大家盛好饭，自己最后一个吃，又要头一个吃好；菜，师傅不叫你嫌，自己不好去嫌的。这也是规矩。

夜饭吃好，照样是停不落来的，我总记得，做得最多的一样事情、也是弄得最厌烦不过的就是包不光的驴皮胶，胡庆余堂驴皮胶这生意来得个好！

一天到晚手脚不停落的，到了9点钟，算是好困觉了。十四五岁的年纪，头碰到枕头就会去的。但一有人来配药，就要爬起来，送走一个，被头刚刚焐热，管大门的又掀铃儿了，没介戳的！记得最多一夜爬起跌倒弄了八回，第二天好不扫地抹桌的啊？前面说的那个鲜竹沥，烤好来少说说一个钟头！

这里我要说一桩事情，扫地有时也能捡到点钞票，相当于现在的五块十块，都捡起来放到抽屉里，第二天交给师傅，当时我并没多在意，10多年后我师傅临死之前才告诉我，这是经理有意叫他试我的，考过15次才算过关，看我诚不诚实。

还有桩事情现在说起来蛮好笑的。白天嘛来得个喜欢听师兄讲鬼故事，好，到了夜头这要命的。胡庆余堂高墙大院阴森森的，老房子，无空白劳吱吱嘎嘎响的——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辰光陪斗之前我当人保科长，保卫干部晚上巡逻都不敢单独行动的。这声音，小时候我总怀疑是老鼠爬过算盘发出来的，所以我想出一个办法：困觉之前，特为把柜台上的十几把算盘一把一把地把算盘珠

上上下下都笃齐,如果第二天早上发觉算盘珠乱了,就证明我把“案子”破了。结果呢?结果夜里头照样听到有响声,第二天早上一看,十几把算盘煞煞齐,一点没动过,你说慌不慌?

1949年春夏之交,市面上开始乱了,乒乒乓乓不断有枪炮声传过来。国民党造谣,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的,弄得大家慌兮兮。跟其他店铺一样,胡庆余堂备足了够吃半个月的大米和酱菜,关门了,不做生意了。后来没动静了,经理想,再乱,人总要是生毛病吃药的,再说老是关起门来不做生意,100多个工人也养不下去,就想叫人出去看看。如果别的店铺被共了产,胡庆余堂也只好散伙了。叫哪个去呢,大人去,万一碰着抓壮丁不是死蟹一只了?我最小,就派我去灵灵市面。

我来得个高兴,平常蛮少有机会出来的,从后门头溜出去,往河坊街绕到官巷口,足足荡了一个钟头,回去告诉大家:市面是冷清的,街上不是老的就是小的,稀稀拉拉没几个。只看到一家杂货儿店开门做生意。解放军呢,蛮和善的,肋肋排排坐在马路旁边,安安耽耽,不进老百姓门的。

开!10点钟。比平时晚了3个钟头,关了3天门的胡庆余堂开门了,我成了胡庆余堂第一个迎接解放的人。

解放了,废除童工制学徒制,不好再招学徒了,所以我成了关门徒弟,扫帚抹布没人接,实并并做了3年。解放初期还是老板管的,公私合营工方代表成立工会,是1956年的事情。所以说我这个学徒,比一般的学徒还要苦。

今朝是忆苦思甜了。老话说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,当然是不对的;吃得苦中苦,方能成长人,应该不错的。这种苦头吃过,就像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说的:“有这碗酒垫底,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喝!”以后再苦再难,我都挺得过去。

后来1958年大跃进做煞快,我称大好佬,挑两三百斤的担子,把背弄伤了。

胡庆余堂在城外的桃源岭有个破车间,叫我当车间主任,就一部破脚踏车吱啦啦吱啦啦踏来踏去,上班落班一个单趟就要四五十分钟。那辰光会真叫多,最多一天,刚刚踏到厂里上班,来通知说是要到胡庆余堂开紧急会议。会开好马上吱啦啦吱啦啦踏回那个坟旻晃,给工人贯彻精神布置任务,再吱啦啦吱啦啦踏到老厂里去汇报情况,你说有冇有趣,拆空啦!大半天工夫都在路上。屁都忙出。

后来分家了,没人要来当厂长,挑我上山(胡庆余堂1972年改叫杭州中药

厂,归化工局管,有一个厂长、两个书记、六个副厂长,一个都不肯来啦),这中药二厂哪里是工厂啊?纯粹是个作坊!跟胡庆余堂分家,一分洋钱没分着,几间茅草棚几只缸,开会又没凳儿的,几个人挨到乒乓球桌子上,“哗”一记全部倒翻。人呢,工作服破里嗦罗的,一根稻草绳子腰高头一系,算数了——跟叫花子一样的。

我说10年以后要把杭州中药二厂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中药厂,大家以为我在发寒热、说大头天话,哪个来给你拍手?

那时候,会一散,三个师兄还要为我担心事哩(他们现在都不在了),说阿根啊,你何苦呢?说话也不看看下底几个造反派眼睛汪你哩,明朝批斗又要弄出新花头来了。

我不管,我这个“封资修总代表”你白天斗晚上照样做。大字报把我办公室的门封牢了,老子一懊恼,拎起一只脚“腾——”踢开,老子慌你啥兮?老子三代药工,自己童工出身,根正苗红,成分比你好!不当家不晓得柴米油盐贵,不做出来,叫工人去吃西北风啊?社会主义是做出来的!

穷、落后,是要给人看不起的,穷不怕,落后不怕,就怕你不肯吃苦,就怕你没志气。这里我想起两件事想说说。一呢,我每次到局里去开会,都挑角落头坐的,六七十个厂长书记,我是最小的厂长。有次散会走得慢了,被局长叫牢了,问我你是哪个,姓啥。

哦——我真当受刺激了。嘴巴里好端端回答他,心里想:真当在弄啥花头都不晓得,厂长都当了快两年了,连局长都不认识我,我一定要争口气。

——不要看我虾儿没血的,烧熟了,照样红的!

人家不要的“臭老九”,我都收过来。我们在全国第一个搞出蜂王浆产品,就是那个双宝素。说起来,蜂产品是外国引进的新概念,为了晓得其中的奥妙,我曾经到养蜂场蹲了整整一年!1975年为建制剂车间,我带了技术员到当时中国最好的西药厂去取经。哪里晓得上海人那么看不起人,说到后来不要说参观车间了,连站在走廊上往门缝里瞄一眼的要求都不屑一顾!

技术员还在求那个小青年行行方便,我懊恼了,拉起他就走,出了门我回过头来说了一句:“今朝你不让我参观,过10年,我让你自己跑到杭州来参观!”

后来他们是来的,我是原原本本跟他们局长说的。

我有个原则，“公”字上面胆子要大一点，“私”字上面胆子要小一点。有段时间专门考厂长经理，弄得我罢考的事体，报纸上宣传过了。今朝我跟你讲讲造亭子事情。

1984年我到胡庆余堂去，看到老房子在搞修复，老师傅的手艺交关到门。我想，说说是搞中药的，都现代化生产了，一点都看不出5000年的悠久历史，造个亭子意思意思应该的。我就问老师傅，这宁波师傅70多岁了，一听头都摇落，手一甩，勿来事勿来事。

隔了几天我又去求他，他老人家照样勿来事勿来事——吃大锅饭的，多做少做一样拿工资的，犯不着。

我还是看相他的手艺，我是盯牢黄包车，第三次又去。不过这次我不去求他，用激将法：黄师傅啊，依做得介好，到头来还是胡庆余堂的，又不好写上自己姓名的；再说了，你介把年纪了，万一手艺失传，世界上再也看不到了，何不像像样样弄件东西出来。

他不响了。想了想，说，真当要做，材料由我说了算。

我高兴煞了，心想，反正造一只亭子也要犯错误，何不一口气造它两只？

国营单位做事情，当然要签合同的，要有施工方面的条款。问他施工图，没的。他想了想说，你就写如果江南找得出一模一样的亭子，一分工钿都勿要。

他在工棚里一张张画构件，再叫80个东阳徒弟做，我想保留几张图样，他“嚓”一把团团拢撕撕碎。亭子最后是构件一块一块拼起来的，一个亭子就1万7千块，都靠榫头吃牢的，一根铁钉都不用！而且，拼好来一块不多一块不少。

老师傅自己带人搭的那只亭子一弄就弄好了，大徒弟带人搭的那只随便怎么搭，就是拼不拢，最后还是靠师傅搭好的。

亭子一造好，就有人到处告状——造楼堂馆所？你敢顶风作案跟上头唱对台戏？七调查八调查，真当头痛啊，我想大不了不当这个断命厂长了，我这个人，要我当厂长，要我扫厕所，无所谓的，一样的。到外面，也好闹市面的。

有一天说是有中央领导要参观，一级警卫。进进出出的路线，都事先安排好的。

来的是彭真委员长，我陪他按预定路线走着走着，就到亭子边了，后面警卫员要上来拦都拦不牢了。

彭委员长真当懂啊，看了半天，说想不到你冯根生不但保护了中国的中药

遗产，还抢救了中国的建筑遗产。

好，有这句话，再没告状的了。

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来参观，说这么好的亭子啥人造的，要请他到上海大观园去造一个。

我跟他讲：造的师傅回去半年就去世了，临死之前跟徒弟讲，这一辈子，最好的东西就是中药二厂的两只亭子。

汪市长听了直叫可惜。

我当厂长，对干部，我是不客气的，有时候要操桌子指了鼻头骂。你不好去骂工人的，那是干部没管好，工厂弄不好，市长总是找我不会找你车间主任算账的。

记得厂里有个“二进宫”过的，老酒吃饱就要弄出事情来。出了事情又要吃生活了，他看见车间里的保卫干部，拎起消防斧头老老远掼过去，还好没劈着。他说老子反正完了，豁出去了，拎了把斧头到处寻，要劈煞保卫干部跟厂里管保卫的副书记，弄得大家人心惶惶。我叫人把他叫来，叫他自己打辞职报告走人。

他乌珠一瞪：介简单？老子不劈了这两个，没完的！反正没活路了。

我说你再坐班房，老婆伢儿怎么办？

这一说，他喉咙轻落来的。想了想又说，没用场的，老婆是临时工，老子饭碗头敲坏了，日子也过不落去的。

我说：你走，只要你肯回心转意重新做人，我答应把你老婆招进来。

他说：你说话要算数的噢！今天是12月23日，你年底之前一定要把手续办好。不然老子照样杀人。

那时候招工蛮讨厌的，名额有限，他不相信我，想难我。我说：我说到做到，办不好，你拿斧头来劈我！现在你给我回去写辞职报告去。

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我请求劳动局特批，三天时间给他老婆办好招工手续。

他呆了一头。又提出要把老婆的农村户口办过来。

这就难了，做不到的我不好乱答应，我说要等土地征用的机会，不过我保证两年里面把你老婆的户口办好。

他没话语说了。临走，我叫动力车间给他办了三桌酒为他送行，我还特特为去向他敬酒。

酒落去，他眼泪水出来了……他说厂长，我好不好再提个要求。我说啥个

要求你说好的。他说这身工作服好不好送给我，留个纪念。我说可以，你再去领一套新的。我看到过的，他现在摆摊做生意，没再出事情。

人啦，总要给条活路走走，能拉尽量拉，不要往死路里逼。

说起来，我当厂长整整30年，杭州都调了九任书记、十任市长，我还在当厂长啦，恐怕只有我一个了。解放前胡庆余堂的老伙计118个，活在世上的，也不过15个；还在做的，也就我一个了。按说60岁以后的日子应该是自己的，是多少钞票也换不来的；再说，我也做了一辈子了，没停过。再说，也不是没人请我过，外国大财团请我去，不要说薪水了，安家费就一百万美元。

这辈子我活得问心无愧。做人总有得有失的。得的，荣誉证书满满两抽屉，共产党没亏待我。我是头一届全国20个著名企业家之一，鲁冠球是第二届的，我这一届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抓的抓，只剩下我跟青岛的一个。鲁冠球他们，也只淘剩三四个，大浪淘沙啊！

我想还是我祖母说得有道理，要会得做人，才好做事情。被中纪委请去讲课，我讲了88堂，堂堂都介说的。做人，不好忘本的，要凭良心。没良心的人，你跟他谈什么党性？人都做不像样，一到要紧关头弄得不好就要打软腿儿！

五十年代

解放
理想
青春